

大自然的声景(下)

◆ 范钦慧



野地录音师的工作是辛苦又愉悦的

守护自然天籁

长久以来,我们都是通过走入自然,来让自己的身心更平衡健康,甚至像我这样的录音师,过去也是希望能收录美美的自然天籁,让更多的人聆听中达到疗愈的效果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也通过录音,来帮助自然重新修复,甚至让它得以控诉呢?

记得两年多前,有一天我在野地录音时,哥哥打电话问我正在做什么。他当时已经走入肺癌的晚期,我跟他说我身边有大弯嘴,前一晚则录到台北树蛙的声音,回家放给他听。哥哥跟我说,他感觉到内心的恐惧,我要他不害怕,我把手机朝向眼前的声景,告诉他:“你听见了吗?有一天,我们都会继续聆听这些声音,它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,我们以前就曾经听过,未来也会继续听见。”

后来,每次到森林录音,我都想象着哥哥也坐在其中,聆听这样的天籁。我也期待自己是一个见证者,让自然有发言的权利,同时希望能为保护这样寂静美好的声景而努力,不让这样的声音成为绝响。

这一次,我不仅以热情为起点,更带着一份使命出发,我知道,当我怀着这份信念时,生命会把我带向那些我将遇见的人物与风景。

野地录音师的追寻

如何在野地录好声音,成了我重新学习的课题。台湾地区的野地录音工作者的作品,有时会收录在公园或林务部门的出版品中,这类声音着重辨识的功能,包括鸟、蛙、蝉、虫,大体上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解说与记录内容。另一些野地录音作品,则是作为音乐的搭衬来呈现。大部分的听众比较少有机会单纯从野地的自然本质来聆听赏析,也不明白录音师怎么收录这样的声音。基本上,录音工作——不论是录音交响乐、合唱团,甚至野外的虫鸣鸟叫——都是非常专业的录音工程技术。但是对野地录音师来说,除了要具备很好的器材设备、录音工程专业知识、独特的美学品位,还要有很好的体力与耐力。

我想只要在野外录过音的人都能体会那份艰辛,既贵又重的器材,遥远的山路、无穷无尽的等待……若是有机会看到那些趴在土里、爬到树上、躲在灌丛中一动也不动

的录音师,你就明白野地录音需要独特的人格特质。更何况所有野地的歌手,都不会听从你的指挥,任何完美的鸣唱声都必须配合机缘与等待,录音师跋涉千山万水去追寻音律,若没有足够的信仰与对美的痴迷,是不会走上此途的。

台湾地区野地录音应该逐渐朝下一个阶段进行,过去我们总觉得声音是一个被视觉淘汰的过气产业,我们对于声音的想象,除了流行音乐,并没有太多创作的空间。而越来越多的野地录音师,开始用他们新的美学观点,设计出有别于视觉所带来的动人景象,在那些声音的展演中,所有的细节与想象需要被重新认识与建构,你会发现那一幕幕大自然的情境,竟然道尽了田野中的优雅、哀伤、欢愉,就像是一首首让人感动伤怀,又意味深远的歌曲。

有歌自山上来

若不是因为要录音,我绝对不会这么早起,当然,也绝对遇不上这样的风景。生命非常奇妙,你不知道你做了一个选择后,将要面对的是一连串的“邀请”。虽然从来没有人要

求我做这些事,更没有人拿着钱雇我去行使指令,这是一个没有前例可循的梦想,我得不断地说服别人,想办法拿出证明……但是当我来到山上时,我甚至有一种感觉,它们似乎早就知道我的到来。远山霞云飞瀑,满山野的玉山悬钩子已经成熟,此般景致招待,是如何精心的设计与布局,我亲临其中,深受恩宠。

声音艺术家澎叶生走在前头,他人高腿长,对收录大自然声音有极高的热情,为了不成为他的负担,我总是要他先走,然后慢慢地跟随后,录音工作适合单打独斗,因此尽管我们结伴上山,还是要尽量各自作业,我知道对艺术家来说,保有自己的空间与独立性,尤为重要。

澎叶生跟其他我所认识的野地录音师不同之处,在于他对大自然的音律,有着非常独特的美学观点与国际视野。当我们听到的自然野地录音,多数还是非常有功能导向,或是当做情境音乐的陪衬。但是当我想要以推动保护“自然声景”为目标时,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实验的舞台,一项可以落实的行动,一群可以合作的伙伴。澎叶生跟我志同道合,我邀请他一起到太平山上的步道录音,同时加入为推动“寂静山径”而努力的行列。

上山调查录音只是一个起点,事实上,为了这个理想,我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说服林务部门。

聆听自然的妙处

我坐在第三排,那台竖琴几乎就在我的正前方。当萨米耶·德梅斯特一出场,优雅自信的姿态立刻引爆掌声。但是,当他开始演奏格利埃尔的降E大调竖琴协奏曲时,全场屏息凝神,当一乐章还没有结束,我已热泪盈眶。拨弄的琴弦,掀起我满心的汹涌情绪,时而如波涛起伏,时而如拂面微风,浪漫古典的旋律,通过竖琴这种充满灵性的乐器展演,令人听得如痴如醉。

难怪有人说,竖琴非常具有疗愈效果。我

杂技好男儿程海宝

陆林森



兵观众熟知的“古技”艺术表演家,对学员一不打,二不骂,而是亲切有加,备加呵护,视孩子如同己出,精心竭力地培养他们,促使他们成才。

9.在名师传授下
程海宝这届学员,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,在那个困难年代,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对于教学,学馆也动足了脑筋,为他们配备了不少优秀的演员。有的演员,因为年龄大了,不能再在舞台上跌打滚爬地演出了,有的演员,受过伤,或者这样那样的原因,不适应演出了,就从舞台上退下来到学馆带教。由演员改行当教师的,都有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力和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,在他们的培养下,程海宝健康地成长着。

上海人民杂技团成立后,由于受经济条件制约,道具、设施、练功场所等都很简陋,程海宝进学馆学艺,情况有了变化,不仅老师有专职的,练功也有专门的场地,当然,生活条件比起以前,明显也要好得多,杂技团甚至还不惜工本,抽调了一批优秀的杂技艺术家,充实学馆的师资队伍。著名杂技艺术家李殿起、甄毓卿、王信志、申方亮、申方明,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邱胜奎、莫非仙、邓文庆,著名口技表演艺术家周志良、周志成等,都是程海宝的老师。老兵新传,这使程海宝受益匪浅。

甄毓卿,擅长表演中国民间杂技“古技”,他的技艺与众不同,举凡桌子、椅子、板凳,信手拈来,都可以成为他用来表演的道具,这在常人看来,简直是难以想象的。他的磕头师傅是杂技老艺人王敬文,甄毓卿跟他学艺的时候,才12岁。王敬文后来去了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一带演出,甄毓卿跟随师傅也去了那些地方。一直到30岁那年,他才离开师傅,独立演出,先后在北京和新加坡等地公演。解放战争打响后,甄毓卿奔赴苏北解放区,为军民演出。翻开上海杂技团团史,长长一行建团元老的名字赫然入目,他们的加盟为上海杂技界添上了重要一笔,甄毓卿是功勋元老之一。第一届学员班是上海杂技界的“黄埔一期”,开班后,甄毓卿不再演出,成为了学员们的业务老师。这位早已被工农

“黄埔一期”涌现了沙小心、王莺莺、周演吉那样的年轻优秀演员。在学员班,甄毓卿既是一位老师,又是一位出色的道具设计师,《双咬花》中的道具,就是他为学员们度身定制的。伞,是《蹬伞》节目的主要道具,被学员蹬坏了,怎么办?买一把新的?不。夜深了,甄毓卿戴着老花眼镜,坐在灯下,一针一线地修补。第二天,学员们又用上了被他修补好的伞。

人高马大的王信志老师,出生于京剧世家,有一副天生的大嗓门,练功房里,几乎天天可以听到他的吼叫声。王信志的功夫十分了得,尤其是擅长翻跟头,也是一位抄跟头的好把式。学员在练习翻跟头的时候,他只要用手在后背轻轻一托,他们的跟头便“呼”“呼”地一个接一个翻了过去。程海宝的跟头之所以翻得特别棒,除了他自己的刻苦练习,与王信志的点拨和教化不无关系。王信志教学员翻跟头,有他的口诀,杂技演员,后来改行从事魔术表演的周良铁,直到今天都没有忘记,他说:“王老师一边教我们‘端龙头把’(即‘团身后空翻’的一种),一边大声喊,‘腿要快,不能挂兜’(即‘团身后空翻’时的一种坏习惯)!”他的大嗓门,简直惊天动地,听得我们个个心惊肉跳。奇怪的是,只要按照他的口诀,从地上一蹦而起,“呼”“呼”“呼”,我们好像出膛的炮弹,一个接一个地将跟头翻了过去。王老师教我们“端龙头把”时还说:“抱腿,团身,跟头就会翻得好看”,我们的双手用力往上一抡,再抱住腿,他一使劲,我们的跟头就翻了过去。”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上海杂技团(1977年10月由上海人民杂技团改名为上海杂技团)的《大跳板》节目崛起于中国杂坛,程海宝是《大跳板》的“主心骨”。作为《大跳板》的第一代演员,李殿起、李殿彦、张永立创造的“360度上三节”以及李殿起《晃梯》中的“梯顶倒立”,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,令许多优秀的杂技人也望尘莫及。

18.又遇贺芳

劳大弓着急了,这是句关键的话,儿子却吞吞吐吐,他迫不及待地问:“她说什么了?”儿子说:“她很大度。她说她一直单身,积了些钱,有能力单独产权房。我说,我不要你单挑,我爸爸也收了钱,可共同买房。”劳大弓动情地说:“对,我有250万储蓄,用掉一半也有宽余的。”突然,他蹦出几句烈性的也是伤心的话:“我是男的,要有责任心。我是条汉子,要挑重担。买房子岂能让冬雨单挑,应该由我们爷儿来挑。”

想到冬雨没抛弃他,劳大弓感动极了,两颗泪珠从他的眼窝里流了出来。他感触甚深地说:“冬雨同贺芳是两条路子上的人,我亏待冬雨了,人间还有真情在,无屋也有屋里厢,我愧对冬雨了。”

劳大弓把高级养老院艳遇的经历讲完了。曲终人聚,并非曲终人散啊!席天红拱着手道喜道:“得屋又得妻,老来得福,老来得福,祝贺,祝贺。”劳大弓美滋滋地说:“我是先苦后甜,先失去老屋,失去女友贺芳,后来又得到新屋,得到新女友冬雨,够浪漫吗?这是一部顶级的电视剧吧!”席天红说:“很多男的被女的一脚踹掉就一蹶不振了,像你这样能咸鱼翻身的不多见,真的像做戏一样。”劳大弓不满地说:“我不是咸鱼翻身,是鲤鱼,鲤鱼跳龙门,哈哈,哈哈。”临走时劳大弓神秘兮兮地说:“我要根据我的经历写一部电视剧,题目是《房啊房!》主题是:有屋就有屋里厢,无屋就无屋里厢。”席天红顺着他的话头说,“好啊,我在东方电视台上能看到你的大作上演。”劳大弓乐不可支地走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,金桂飘香,荷叶也泛黄了,夏天已跨出了荷花池,秋天接踵而来跨进了荷花池,它带给荷花池的是衰败,它带给上海市房地产却是兴旺,房价并没有秋凉而降温,反而热过了头。劳大弓在这背景下,又在荷花池出现了。这次他是急吼吼地冲到夕阳红婚介摊头边的。他对着席天红大声说:“红娘,红娘,我碰到难题了,请你来帮忙解决。”席天红见到他的模样,眉头蹙紧了,

劳大弓竟然是夏天的打扮,秋阳是柔和的,他头上仍戴着长舌遮阳的帽,鼻上架着副墨镜仍是遮住了半个脸。还没待席天红细想,劳大弓就叫叽里呱啦说开了。

晚饭后,劳大弓去养老院花园里散步。花木对季节的变化是最敏感的,树根旁掉下来的黄叶,树梢上半青半黄的阴阳叶,说明变天了。落叶知秋啊!劳大弓感叹光阴如箭,

日月如梭。他漫无目的地走到养老院的大门口,呆立了一会儿,准备返身回宿舍,突然有一人挡住他的去路。他抬头一看,目瞪口呆,这个人竟是离去半年多的贺芳。劳大弓说:“你怎么在高级养老院?”贺芳说:“高级养老院是你劳大弓独有的,只准你来,不准我来吗?”劳大弓又问: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?”贺芳笑着说:“我有耳报神的,你人在哪儿,说什么,做什么,我都一清二楚的。我是考虑得周周全全来找你的,不是瞎撞撞进来的。”劳大弓的心中是有着贺芳的。贺芳离他而去,心中的贺芳也就睡着了,如今贺芳回来了,心中的贺芳醒过来了,而且鼓捣着劳大弓要醒她回归于好。另外,劳大弓也想听听贺芳带来什么样的周全考虑,也想把掐断的线再接上。劳大弓就请她在附近的大岛咖啡室里小坐。他不敢把贺芳带进养老院,以免同冬雨撞见,产生不必要的纠葛。

劳大弓挑了个火车座落坐。火车座靠墙,一排四间,用挡板把四间隔开。火车座的式样来自于西餐馆,店主人别出心裁,在挡板上镂空雕花,算是中西合璧。但私密性大大降低,谈话的声音很容易传到隔壁一间去。贺芳呷了一口咖啡说:“这里的咖啡太浓太苦。”劳大弓说:“比市区的清淡得多了,你是嘴巴苦。”贺芳说:“我不是嘴巴苦而是心苦。”劳大弓责问道:“是你离开了我而不是我离开了你,苦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。”贺芳懊丧地说:“我离开你是被高房价逼的,身份证变卦,陕中北路房子抢买,房价一波高过另一波,买房结婚已遥遥无期,我走投无路,只能选择分手。如果有活路可走,我会选择死路吗?我的心苦谁知道啊!”

老人相亲角

李俊伟

